

新羣文藝叢書

英雄業績

——淮海前綫記事

吳 強 著

新羣出版社印

隊軍的已民生百老明由護擁

書叢藝文羣新

英雄業績

—— 事記綫前海淮 ——

著 強 吳

行印社版出羣新



新羣文藝叢書

英雄的業績

——淮海前綫記事

著者
出版者

吳強

總經售

新羣出版社
上海新昌路祥康里三號

聯營書店
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

1950.10.初版(上海)
1950.11.再版(上海)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前記

淮海戰役，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開始，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勝利結束，歷時六十五天，殲滅國民黨匪軍六十多萬，和遼瀋戰役，平津戰役，同爲人民解放戰爭中意義重大，從根本上改變整個戰局形勢的著名的大血戰。

這個勝利，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傑作，是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的結果，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光輝的一頁。

參與這一戰役的部隊，是劉（伯承）鄧（小平）的第二野戰軍和陳（毅）粟（裕）譚（震林）的第三野戰軍，由於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，中原、山東、蘇北、以至華北人民的支援，以及東北、西北各個戰場的鼓舞配合，取得了全局的勝利。

戰役的規模是巨大的，雙方參戰的兵力在一百五十萬人以上，參戰的民力，比兵力還要大上多少倍，戰役的進行，是艱苦的，殘酷的。天氣嚴寒，風雪交作，我們的敵人，把所有的本錢都拿出來了，美帝國主義援給國民黨反動派的一切武器都使用了，毒

氣也放出來了，爲的是孤注一擲，作最後的掙扎和拚鬥。

戰役發生的地區是廣大的，東自隴海路的新安鎮，西到徐州以西，北自賈汪，聚莊，南到淮河，大別山。

戰役的過程，分三個階段，第一階段從開始到黃百韜兵團的被消滅，以碾莊圩爲作戰的中心；第二階段到黃維兵團被消滅爲止，以雙堆集爲作戰中心；第三階段到一月十日戰役全部結束，杜聿明總部及邱清泉、李彌等兵團被消滅爲止，以永城蕭縣地區的魯樓、按青龍集一帶爲作戰中心。

這個戰役的發生，爲舉世所矚目，情勢是非常緊張的，敵人也清楚知道，這一仗打輸了。就全部完了。結果，敵人是打輸了，是完了。長江以北是不能立足了，沒有被消滅的一小部分，便逃到江南去了。接着反動頭子蔣介石就下台了，虛偽的悲慘的說道：希望和平。

像這樣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大血戰，應該怎樣地記錄它，表現它呢？

從寫作的角度上看，可寫的應該寫的材料，真是多得豐富得像個汪洋大海。有小說傳奇的題材，有史詩的資料，有戰地報告文學的內容，可以說，是寫之不盡的。

戰役結束到今天，已經一年半了，新聞記者作了些淮海戰役的報導，歌曲家唱出了淮海組歌組曲，此外還見到一些零星的寫作和一個單行本「六十八天」。可寫的東西那麼多那麼豐富，寫出來的却是那麼少，原不是奇怪的現象。形勢發展得那麼快，文學藝術跟不上，是必然的，但也是暫時的。

我想，客觀的實際是存在着，反映和表現客觀實際的作品，將會被人們創作出來的。在完備的優良的作品還不曾出世之前，即使零星，貧乏，也並非是沒有意義的。從這一點着眼，我把我在戰役過程中的所見，所聞，用隨筆和速寫的形式寫了出來，整理成這樣一個小冊子，呈現在讀者之前，一方面，確實感到這個冊子只不過是滄海之一粟，一方面也還覺得多少有點用處；一方面感到寫得缺乏形象，沒有活躍的代表性的人物，文學的要素不具備，談不上什麼藝術性；一方面又覺得從歷史的觀點着眼，從軍事思想政治思想上着眼，多少也還是有點價值。因而，我終於把這個小冊子題名為「英雄的業績」印了出來，我的目的，只是爲的紀念和歌頌我們英雄的事業和功績罷了。

——再會吧，老鄉們！

濟南之戰勝利結束的一個月後，幾十萬人馬，載負着全殲了山東內綫殘敵，摧毀了敵人在山東最後巢穴的無限興奮，又開始向外綫進軍了！

我們的口號是「軍隊向前進！」是「英勇戰鬥，發展勝利！」我們的方向是背北朝南。

這是華東野戰軍第二次大進軍，時間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。

第一次大進軍，是魯西南殲滅國民黨軍第五十七師的沙土集戰鬥之後，跟蹤着劉鄩大軍，從徐州以西，越過隴海路，直下中原豫、皖、蘇地區，進入到淮河以北的沙河南岸，時間是一九四七年的九月。

中午，吃過了孩子的母親送找出征的餞行飯，準備了行囊。不必要的東西——**精簡**——
一大堆。

—— 1 ——
下午四時半，隊伍浩浩蕩蕩出發了。

天色陰暗，西北風在我們的背後，催促着我們加速前進，因為還是秋天，不覺得寒冷。

隊伍穿過原野，一路上談談笑笑，有說有唱。

道路上有一兩個低窪的地方，積蓄着雨水，同志們有的把褲管子向上一提，有的把綁腿布解下來，就從水里走過來了。

山東的山，大多是不長什麼樹木，也不生什麼花草，光禿禿的發着枯黃色或紫黑色，山上的路，多半是高低不平佈滿着碎石塊的羊腸小道，有些生長在江南的人，常常這樣說：

「山東不但盡長小米高粱，沒有大米吃，就連山也沒有江南的好。」

說這種話的人，有的是開玩笑的，有的則是一種輕蔑山東的思想反映，是錯誤的。然而，不管山東的小米好不好吃，山，好不好看，在這個二次大進軍的時候，在準備打幾個大仗之後，便接着向江南進軍的時候，誰都體味到再也不會有回到山東打仗的時候，我們從心的深處，分外感到山東的可愛，每個人都頓然把山東當成自己的母親一樣。

前進殺敵的任務，要求我們的腳步要走得快，但是，由對於山東的依戀不捨，却使我們的腿腳沉重起來。

一兩年來，我們幾十萬人，因住的大部分是山東的房屋，穿的，大部分是山東的鞋襪衣帽，吃的，大部分是山東的糧，喝的大部分是山東的井水與泉水；山東給予我們以溫飽。

山東的人民，對解放軍的作戰，幫助是太太太多了，他們挨受着國民黨匪軍的燒殺，姦淫，搶掠，忍耐着常人難以忍耐的苦難，他們堅韌地同敵人戰鬥，他們養育着這麼多的自己的隊伍，能不使人感動嗎？在心坎裏生長起對山東的濃郁的情感，難道還不是很自然的嗎？

過了一山又一山，一列一列的隊伍，像黃色的蛟龍，蜿蜒在山前山後，山上山下，行進着。

車輛：汽車，牛車，馬車，小車，載運着彈藥，糧食，服裝。……

騾馬：馱着，牽引着炮，馱着拉着裝具，書報，公文。……

東邊有，西邊有，前面有，後面有；人，車，馬，武器，野戰軍的行列，朝着一個

方向：向南進軍。

日裏走，夜裏也走；「車如流水馬如龍。」

山東人民是樸實多情的。

你看，村村莊莊，帶道的嚮導早就準備好了，一招呼就到，糧站裏預先集中了糧食，有的還烙好了煎餅，蒸好了饅頭，許多村莊，房子早已打掃得乾乾淨淨，村長們用粉筆在門口寫上了「一間」，「二間」，「三間」。不少村莊的入口出口，紮起了彩樓松門，高懸大紅匾，寫着引人注目的大字：

「歡送華野大軍南進殺敵！」

有些山谷里的沙河，本可以涉水而過，有的已經搭好了橋，有的正在墊土蓋板。

一切景象，同一九四七年四月，萊蕪大捷之後，由淄川，博山地區南進的時候相彷彿，不少村莊上，集合了兒童團，青年隊，婦協會會員們，在敲打着鑼鼓，跳着秧歌舞，給行軍中的解放軍看，向解放軍的行列熱烈鼓掌，呼喊口號。

山東人民的樸實，熱情，堅韌，是使人崇敬的。他們山一樣堅實的性格，抗日戰爭以來十多年的「山」一樣倔強的鬥志，應當算是全國人民值得學習的榜樣。

「再會了，老鄉們！」

「打幾個大勝仗報答你們！」

從隊伍行列中，喊出了興奮的感激的聲音。

二 前哨戰

中途停止了三天之後，繼續前進，矛頭直指隴海道的東段。

十一月三日，前衛部隊，深夜裏，涉過深及腰際的沂水寒流，消滅了敵軍的一個班，奪取了渡河的橋頭陣地。

練兵中學習過的「架橋」，是有成績的；他們迅速的用牛車，高樑桿子，門板，搭好了浮橋。

人，馬，絡繹地渡過了沂河。

槍聲和炮聲響了，戰役開始了。

郯城西北十八里的馬頭鎮，和郯城縣城的戰鬥打了起來，和我們對打的，是國民黨匪軍保安部隊王洪九部；嚴格的說起來，這不能叫做正規戰鬥，但就淮海戰役的全程來說，應當說這是個「前哨戰」，目的在於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。

戰鬥發起在六日黃昏，到七日夜裏王洪九部全部消滅了。

王洪九是魯南的惡霸土匪的頭目，鬼子來了當偽軍，國民黨來了他當保安團，敵匪對山東人民的掠奪，他做先鋒，當爪牙，作耳目，是魯南人民恨之入骨的反動份子。王洪九部消滅了，人心大快。

七日下午，路過馬頭。

南門外的房屋，被國民黨匪軍燒個精光，黑牆框子張着長方大口，向着灰暗的天空嘆息。

「還有啥呀！啥也沒有了呀！」

一個老大娘，坐在路邊上哭着罵着。

街道很長，市內有許多高大的瓦屋子，十幾年前，這是個繁盛的場所，以出產草帽辮子著名，人口近十萬。由於敵人的摧殘毀滅，我們走進市街，但見十門九關，街頭巷尾，看不到什麼人，好像一個人停止了呼吸一般，一點生氣沒有了。

在偽區公所門口的黑板上，看到歪歪倒倒的幾行字，大概是寫的時候，槍聲打響了，他的手在發抖。

幾行什麼字呢？

『各界人等不要驚慌

炮是國軍打的

一百軍已經由新安鎮北進明天就可到達本鎮消滅共匪』

欺騙，撒謊，是反動派的天性本能，臨被消滅的時候，還要睜着眼睛說夢話！我們的前哨戰勝利了，大軍絡繹的繼續向隴海路挺進。

三 情況變化

戰役意圖，明確的公開的傳佈下來，攻擊的對象是黃百韜兵團，地點是兵團部所在地的新安鎮。戰鬥動員的口號之一，是「打下新安鎮，活捉黃百韜！」

提起打黃百韜，人人高興，個個振奮。一九四六年八月，他曾向蘇中地區的邵伯高郵一綫侵犯，四七年五月，他又來增援孟良崗上的張靈甫七十四師，四八年七月，他又增援過區壽年兵團，所以指戰員們對他是非常熟悉的。

然而，消息傳來，「黃百韜跑掉了！」

不但如此，住在新浦、海州的李延年也跑掉了，炮車車站以東，一個敵人也沒有了。情況發生了變化。

這一仗，怕是打不成了，由於求戰情緒的高漲，指戰員們懷喪着殲敵良機的錯過，十分悵悵。有些只從自己局部情況看問題的人埋怨說：路上不該停止了三天的時間，也有的說，不該爲了打馬頭土匪部隊，耽誤了一天路，爲的捉隻老鼠，跑掉隻黃鼠狼……

其實，戰爭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事物，一分鐘前後，能有許多變化。這些變化，慣常地支配着人們脈搏的跳動，神經的緊張與鬆弛，以及情緒的高低起伏。

下半天的消息與上半天傳來的消息，有些差別：李瀾的第九軍在邳縣東南八里的官湖被殲滅一個團，炮車以北地區，黃百韜的二十五軍，被殲一個營。炮車車站和運河車站，還有兩個團的敵人，沒有跑得掉，正在圍殲之中。

同志們，好像觸上了電流，立刻抖動起來，懊喪失望，變為歡喜，愉快了。

俗語說：「禍不單行，福無雙至」。這是悲觀主義者的宿命論。可是，對於我們，好消息一來就是一大串子。

人們把耳朵傾斜着入神的聽着：

駐守徐州以北地區的國民黨軍馮治安部兩個軍（缺一個師），在賈汪前綫起義，我西路軍，由臨城韓莊之綫，直逼徐州城下。

黃百韜兵團的六十三軍，在埕頭挨了一頓打之後，抱着個頭，直向宿遷以北的窯灣逃去，誰知我軍某部，超前尾後，動作神速，因而六十三軍一到窯灣，就如同烏龜爬進了甕缸，再也出不來了。

情況在變化着，在向着勝利的前途急速地發展着。

四 追過河去

黃百韜帶着二十五軍，六十四軍，四十四軍，一百軍，敗逃到運河西岸去了。他們以飛快的速度，向着徐州而去。

雖然，在徐州以東，我們已早就佈好了一支奇兵，由北而南地插斷了隴海鐵路，可以迎頭攔阻他們的去路，但是，後面如果沒有追兵，黃百韜兵團不但殲滅不了，而且有很大的可能，被他們真的逃到了徐州。那末一來，大好的戰機，便真的會錯過了！

然而，運河車站，仍在戰鬥中。

橫在解放軍進軍道路上面的，是一道激流滾滾的運河，沒有橋梁。

大軍雲集在運河車站以東，以南和以北。

我們的高級指揮員們，爲了掌握情況，佈置渡河，走在隊伍的最前面，進到運河車站附近六七里路的地方。

敵機瘋狂的掃射機槍，接連的在我們休息的村莊上，扔下五個炸彈，炸死了一個通